

102.16.1.1



固本策卷之一

豐前 中津 渡邊重石丸著

吉語拾遺論上

神皇之道莫大禮樂焉。何以謂之。曰天尊地卑。四時
行焉。百物生焉。見之以目。聞之以耳。天神之化。

行乎六合。莫非禮樂之妙用者也。是故山峙川流。花
紅柳綠。以不亂秩序者禮也。鶯啼雷吼。虫吟風怒。以
快人耳者樂也。天地既有自然之禮樂。人間豈獨無
自然之禮樂乎。何謂自然之禮樂。曰自天地剖判。
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



各得其宜者。是謂之禮。如石屋戶之變。天稚彥之恣。俳優歌舞。啼哭悲歌。或以解神怒。或以助恣儀。

素戔鳴尊之携沼琴。事代主神之製磐笛。或以洩勇悍之氣。或以慰經國之勞。而優游閑雅。各得其趣者。是謂之樂也。蓋神皇之治。奉天地之道。以

君臨億兆。其意一出於至誠。是報本反始之禮。所以由而興也。報本反始之禮。唯祭為大。以大神之尊。猶親為新嘗。以奉祭祀之道。其旨深矣。

皇祖瓊瓊杵尊之降臨下土也。神漏伎神漏美命。授以天詞。太詞事。以為治天下之要訣。而其所

謂祭者。以禮樂行之。如中臣齋部俱掌祠祀之職。猿女君氏供神樂之事。可以見矣。至於祈年鎮花風神。鎮火道響大嘗鎮魂大祓生嶋足嶋坐摩御門御殿。御縣山口廣瀨龍田等諸祭。其源蓋盡昉於神代。而帝之與神。其際未遠。神物官物。亦無有別焉。帝而神。神而帝。其重也至矣。嗚呼。朝廷自

重也如是。敬神也如是。則民之在各土者。比帝於神。比神於帝。瞻仰敬禮。唯恐不及。皆曰。某神者。忠誠之神也。某神者。有功德乎民矣。某神。吾之祖也。某氏。某神之後也。此神掌風雨。彼神禳疫癘。此

儀也。叛乎某神。此曲也。起乎某神。觸於目。熟於耳。然後貴賤老少。口口相傳。以識前言。往行。父以傳子。子以傳孫。於是乎。神皇之德澤。浹洽漸漬。千歲不忘。以成敦厚淳朴之俗。由此觀之。禮樂之染人也。豈言語之所能及哉。夫天下之無味者。無風水若焉。而物莫能尚者。以其淡也。禮樂風水也。教法酒醴也。人之甘酒醴者。不知風水之美也。世之談教法者。不知禮樂之化也。由是言之。書契以來。不好談古。浮華競興。還嗤舊老者。蓋常人之常。而勢之所必至。亦無足怪焉也。獨怪以天智帝之明。大織冠之識。猶不

能洞見

神皇之道。喜新而忘故。舍此而取彼。以

改易百度。於是乎。

神州敦厚淳朴之俗。變為異域

浮華之風。其制事垂法之謬。何啻遺漏之云而已哉。

廣成以禮樂未明。斥之者。蓋婉言以憤之也。夫禮樂

之名。雖出乎異域。而其實

神皇所以陶冶億兆

經緯天下之大法也。廣成欲復禮樂於神代。卓見確

論。實可謂一代之偉人矣。嗚呼。自從廣成之志不行。

儒佛之迹。日興月熾。禮樂之化。燿矣。其極也。移

帝王於絕海者有之。弄天下於股掌者有之。

皇

室陵替。華胄亦隨而凋衰。其禍豈特忌部氏之不幸

也。然則如之何而可。曰易鄙俗於往代。改秕政於當年者。廣成之志也。學者今日之務。尤當以廣成之志爲心。隨時垂制。興絕繼廢。以補千載之闕典耳。若當明治維新之年。不能制望秩之禮。又何學之云哉。今有一人焉。曰齊。曰魯。曰文武。曰周孔。叩以神州之典。則茫然。謂之支那奴隸則可。謂之大日本人則否。又有一人焉。曰釋迦。曰達磨。曰阿難。曰迦葉。問以神聖承統之事。則茫然。謂之印度奴隸則可。謂之大日本人則否。又有一人焉。曰英。曰佛。曰歐。曰米。諮以神州開國之源。則茫然。謂之西洋奴隸則可。

謂之。大日本人則否。嗚呼。天下之曠三千八百萬人。之衆。舉而大觀之。則比比莫人不爲外國奴隸者焉。謂之養夷狄於中國也。亦何不可。抑儒者人也。佛者人也。洋學者亦人也。而其徒皆有醜面目。浮華之尚。舊老之嗤。愧爲大日本人。甚則賣降恐後也。然則今日滿天之怪雲愁雨。安知不淵源於廣成大。同三年憂國之淚哉。古人有言曰。禮樂崩而夷狄橫。豈不信乎。

古語拾遺論中

神皇之道。私乎其親者。公之大者也。世之論古語拾遺者。往往駁其言涉於私焉。予謂古語拾遺之言。私則私矣。然其論私。即所以論公也。人徒見其論私。而未見其所以論公也。其父攘羊。子不忍證之者。人情也。况其父未嘗攘羊乎。廣成訟其父之不攘羊者也。謂之私可乎。其言之似庇父者。聽者之不明也。使其言不出於忌部氏之口。則未必喋喋駁之也。言一也。而聽者自有公私之別。不可不察也。且夫忌部氏者。華胄也。中臣忌部並仕。自古爲然。自天祖視之。

何有彼此哉。冷熱變節人之情也。設使中臣氏衰頹如忌部氏鎌子不比等輩。作此等書以秦上之。則其謂之何。予斷斷乎知世人之不右中臣氏而黨忌部氏也。且廣成欲訟家系之寃於朝。則其意必謂非侃侃公言。不足以動之也。豈可誣以無證之偽言乎。蓋忌部氏自有傳授之言。其與記紀二典異者。即古語拾遺之名。所以由興而貴賤老少。口口相傳者。古俗爲然焉。則一事之判爲一爲二。亦其所也。世人欲以印板視之。可謂不知古矣。後人往往信其同於記紀者。而不取其所以異者焉。殊不知其所以異者。是

其所以爲可貴也。且古傳中有諸書說同而并謬者。有說異而或獨傳正者。則亦安知古語拾遺之傳。不有勝記紀而上之者哉。書紀一書。往往舉異說。而事有可考據者也。古事記之書。亦有與書紀異傳者。一是一非。未可容易取舍之。故學者取其合己意者。而舍其不合者。以爲上古一傳。而珍重之也。獨至於古語拾遺。則或斥其稱揚忌部氏者。斷爲廣成之所捏造。豈不寬乎。吾意當是時。人猶有知古者。假令廣成捏造偽言。人決不信之也。不啻人不信之。其辱祖也益甚。然則欲上書以白祖先之系。反使之昧昧。是庸

人所不爲也。曾謂廣成高學卓識而爲之乎。當此之際。取信於朝者。唯有至誠惻惻動人之誠耳。由此言之。古語拾遺之書。非忌部氏之私言也。明矣。其父作室其子堂。而構之。孝之道也。廣成欲念堂構之。孝以聿脩乃祖之業。真不愧乎爲太玉命之胤矣。夫鏡作玉造等之神裔。載在古典者。不可枚舉焉。而後裔衰頹失業也久矣。未嘗聞有一人奮言如廣成者也。嗚呼。使鏡作玉造等之裔。皆易其求富趨利之心。爲廣成所歎之心。則天下豈成崇尚浮華以嗤舊老之俗哉。蓋其尚浮華嗤舊老之人。卽爲神代諸神之

後裔。如中臣鎌子辭。神祇伯。可以徵時風矣。後之學者。此之不尤。而尤廣成。何其戾也。昔平治之際。源牛若在鞍馬。年甫十一。讀諸家系譜。自知其先世慷慨憤激。終克成其志云。廣成齡踰八十。效蹇蹇之誠也。如此。嗚呼。英雄明哲之士。其所感如合符節。吾故曰。神皇之道。私乎其親。乃公之大者也。今之爲名胄華族者。使之師廣成之志。則他日猶可以見君親於地下也。其得爲忠孝之人與否。決於此矣。不然。後之視華族。猶今之視忌部氏也。悲夫。

古語拾遺論下

神皇之道終不可復興歟。曰。奚爲其然。上失其道。民散也久矣。道之不行。自上廢之也。豈盡蠢氓之罪也乎哉。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根柢傷者。其木枯。言論戾者。其事躓。不待智者而知之也。學之關於人身。有甚於衣食者矣。神州之正氣。委靡不振者。蓋有異邦之學。以蠹之也。何以謂之。曰。上古之世。各有所承。貴賤老少。口口相傳者。上古之學也。當是時。人各君其君。祖其祖。國其國。家其家。內其內。外其外。而天子以此治天下。國造以此治其國。蒼生以此

者。瞻仰俯伏。以爲聖賢之行亦如此過矣。家有呵怒之聲者。有蕩子以亂之也。國有苛酷之法者。有賊民以犯之也。君不君。故教之以仁。臣不臣。故教之以義。父不父。故教之以慈。子不子。故教之以孝。夫不夫。故教之以和。婦不婦。故教之以貞。其所以教之者。適其所以足證浮薄之俗也。嗚呼。道旣亡矣。故造作名教以導之。神州之人不虞其如是也。其書之入。虛心平氣。以讀之。目眩耳駭。氣動心亂。魂飛魄奪。頑然化爲唐虞三代之人。嗚呼。是何異於無病之人服奇藥以求奇病也。佛法之入。神州也。其毒殆有甚於是。

焉者。無君臣也。無父子也。無夫婦也。無兄弟也。無朋友也。圓首緇衣。作本地垂跡之說。以誣其祖。而王公大人不省身旣爲印度之人。先王之流風遺

俗存者蓋無幾矣。至於近時。洋教駸駸日盛。其無君無父之教。亂風敗俗。比之於佛。則其害殆不知幾百倍之也。譬如敗船入海之勢。苟無爲之所。則欲免國家之覆沒得乎。嗚呼。聚此三害乎。神州將何策以救之也。曰。昔僧高辨謂北條泰時曰。治國猶治病。當先知其病因也。病因旣明。則其下藥亦易易耳。今日救世之策。亦不得不出乎此。何謂良藥。曰。神

州之人不穀食也久矣。其困憊也亦宜。神典者。

神州之穀食也。一日與之。則元氣之復。斷乎不可疑。

也。廣成曰。書契以來。不好談古。其所以然者。未必不

由異學亂之也。今也。朝廷斷然棄絕異學。易之以

上古之學。使貴賤老少。口口誦。先王之法言。則

天下知所向矣。夫神州之尚武久矣。天下可終古

無堯舜湯武也。不可一日無信長秀吉也。天下可終

古無釋迦達磨也。不可一日無加藤清正本多忠勝

也。今使天下華族士族神官教職人民之徒。一旦翻

然改業。以從事於斯學。蓋不出乎十年。而糝糝百萬

之士可養而致焉。而見文祿慶長之俗乎。今日也必

矣。果如此。則異徒之冥頑。亦在吾殼中耳。不必長甘

為外國之奴隸也。且夫作君如神武作后如

神后。可以無譏矣。作皇子如倭健作臣如武內

亦可以止矣。何必祖述漢人。憲章洋人。然後為學哉。

蓋文人之文弱。不如武人之武愚。文士之巧言饒舌。

不如武士之質直强悍。神州之俗。自古為然也。故

神州之道。隱乎昇平儒者之言。而見乎亂世武人

之跡者。昭乎不可誣也。時有啞然笑於座者。曰。今日

是何等時。敢欲興上古之學。豈不迂腐之極乎。重石

丸曰。吁。子無譁。吾明語子。吾聞楚宮之多餓死。因其好細腰也。吳國之多癩瘕。因其好劍也。上有好者。下有甚焉。草之靡風。誰能禁之。子未見華族士民之頑。鈍嗜利者乎。其無特操。莫甚今日焉。苟有英雄。以義鼓之。以利驅之。以德誘之。以刑威之。則吾知其風靡之速。出於意外也。復何疑。今也下令。揭正學之目於天下。其要有四焉。一曰黜浮華。二曰尚舊老。三曰問故實。四曰識根源。舉而總之者。天子之學也。天子之學。謂之講明禮樂也。入則追孝其祖。出則事一人。以天子之心為心者。公卿大夫之學也。

勞身養親。富家益國。以天子之心為心者。士庶人之學也。如夫游泳於泰平之化。熙熙皞皞。民日遷善。不知為之者。禮樂之化也。蓋黜浮華。則實學舉矣。尚舊老。則輕躁之風熄矣。問故實。則國體立矣。識根源。則萬世不易之國是定矣。嗚呼。果欲興斯道。則亦在顧施設之法。陶冶之術。何如耳。

固本策卷之一終

王化之所以不行也。蓋古事記者為神州經世之
 大典。其為書不啻儒家者流。所謂尚書春秋之類也。
 何則。天神之所垂法而帝王之所取範也。
 故曰。雖步驟各異。文質不同。莫不稽古以繩風猷於
 既頽。照今以補典教於欲絕。學者不可不知也。夫世
 有沿革而道無古今。體天神之道者。固宜極天
 知命而不可毫有卑屈阿世之念。斯道也。傳之於
 神代。子孫千億。繼繼承承。不敢失墜。自天子達
 於三千八百萬人。一也。順道則吉。逆道則凶。道之盛
 衰。可以卜天下之存亡矣。天子曰。耶蘇可拜。三

千八百萬人曰。如何拜外神。天子曰。祭祀可廢
 三千八百萬人曰。如何背祖宗與。天子諤
 諤不相下者。蓋有道以為之準也。天神之傳道
 既如此。故讀斯書者。宜比身於皇祖天神。身雖
 卑賤乎。道則尊矣。身所行者。天神之事也。口所
 言者。天神之法也。而代天工。奉天職。莫非
 維持國體。與護衛皇基之事者焉。天下有道。
 以道殉身。天下無道。則以身殉道。為劍為玉。折而猶
 利。碎而有光。臣子之事畢矣。雖天子。豈得左右
 吾身哉。蓋人者神也。神者人也。神人同體。將以上

報 天神之生德於我者。我寧可不自任以 邦家經緯之事哉。是學者之心也。悲哉世之公卿大夫。其所適從。非儒則佛。非佛則洋。不復知世有 先王之法言不敬。上天謂祭無益。以笑世所謂國學者流之人。而國學者流之人。窠窟甚小。所見極卑。修詞章文字訓詁考證之學。以獻媚於王公大人。無氣節也。無廉恥也。其賣技藝。與俳優何擇焉。降為神官。社會之流。為教導者流之人。於是乎。天神之大道。龜分瓜裂。各處成黨。道其所道教其所教。牽強傳會。無所不至。誣 天欺人。索隱行怪。民心潰裂。欲治

益亂。然則廢絕 王化者。公卿大夫也。沮敗風猷者。國學者流也。攪亂典教者。神官教職也。嗚呼。誰又知 邦家之經緯。 王化之鴻基。不在彼而在此哉。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 天子出者。古今之通制也。今也舉冠婚喪祭之禮。委之市井神官教職之徒。假令舊古照今。盥薦拜趨之式。盡合於古義。亦私焉耳。其亂 王政。敗 邦典。孰大焉。而公卿大夫恬然坐視。不自知其失職。 先聖傳道之意。荒矣。吁。 天武帝之撰古事記。固將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巫祝哉。且夫漢洋學者之講書。將以從事於政也。

使彼他日得志。則其束神官教職於高閣。固不待論也。而學者之講神典。將以求神官教職。是先舉己之身。以餒之於餓虎也。其爲計。不亦左乎。夫天祖之道。網羅宇宙。混混蕩蕩。至大無外。將以赤子視漢洋學者於吾掌中。則吾黨之志於道。尤不可以不恢廓其志氣也。吁。風猷頽矣。典教絕矣。當今之世。非吾黨之士。出而救之。其誰也。昔大已貴命。驅除殘賊。授天下於皇孫。盛德大業。民至于今稱之。然則志士之講此書者。將相自期。有時爲之。亦何不可也。爲士爲隸。爲農工。爲漁商。古之人有行之者焉。如

其遇不遇天也。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儒者猶能言之。噫。微斯人。吾誰與歸。如夫詞章浮華之士。神官教職之徒。千百成群。何有輕重於天下哉。



古事記論中

帝系之出於上帝而赫赫不可疑者唯我大

日本帝國為然焉蓋上帝之號四海萬國同神

異名各極尊崇稱曰造化之神而國之開闢起

於亞細亞亞細亞之本在支那支那之本在神州

西說亞細亞謂神聖首出之鄉故有是尊稱猶曰神州萬國傳信紀事曰亞細亞世界開闢之初地神

聖出焉人類生焉帝王與國法教斯立其他文字諸

技藝之屬莫不權輿于此洲也萬國航海圖說曰亞

細亞洲人類初生之地聖賢首出之鄉國土之開闢

帝王之建國皆先於他洲英國志曰天下萬國本於

一脈其始人類出于亞細亞後散居四方今數種

西洋人見錄曰孔子釋迦耶蘇悉出於亞細洲

故洋人以為人類種淵源之地最尊重之也且如火藥針盤時規剖刷諸技藝等悉出於漢人發明而

司 氣 三 官

洋人倣造之耳。格物入門曰。如用磁器。亦自漢土流傳者也。蓋此法遠始於周代。而迄於宋時。西洋始傳之也。重石丸曰。西說既如此。按周易曰。帝出乎震。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王子年拾遺記曰。春皇布至德。于天下。元元之類。莫不尊焉。以木德稱王。故曰春皇。其明。獻照於八區。是曰太昊。位居東方。以含養蠢化。木。于木德。號曰木皇。家語。孔子曰。五行用事。先起於地。形訓曰。正東易州。曰申土。說文。申神也。又曰。扶木在易州。日之所曠。注。扶木扶桑也。在暘谷之南。曠猶照也。是易州東方也。十洲記。扶桑在東方万里。上有大帝宮。葛洪枕中書曰。扶桑太帝住。在碧海之中。以上諸書。可以證國土開闢淵源。于神州之偶然也。

神州有帝曰

須賣

良美許登。

須賣良美許登。猶言宇內統馭之

至尊也。其系譜曰。天地剖判之世有

天御中主

神。高皇產靈神。神皇產靈神。以造化世界萬物。是

須賣良美許登之始祖也。由是觀之。謂

帝系

之出於

上帝。而赫赫不可疑者。果非誣妄也。論

者或病其書之神異也。予曰不然。是

上帝洩造

化之神機也。如所謂生風生火。生國生嶋。蓋古人篤

乎信。天以傳真耳。唯真矣。是以其說朴。其說朴矣。

是其所以至真也。不然。何古人之不巧乎。欺人也。今

夫舟車之走海陸者。蒸氣之力也。鐵鍋煮水。田父野

老。見其跳珠。疑蒸氣之行舟車。豈知理者哉。大地之

於天間。不啻舟車於海陸。而神之運造化。其妙

機。遙出乎蒸氣之上矣。後之學者。或欲以田父野老

之見議之亦多見其不知量也。夫天地草創之事悉出乎神傳鬼工固不可以尋常之理窺之。所以

古人確信而不疑者知有神人之別也。神以傳

人人以傳人人之心之淳風俗之厚無教而有教無道

而有道道之本原出於天而天神之所以

貽慶於無窮者未不必由此也。或曰帝系古則

古矣而我上世文物之闕盡資之乎支那者何耶。曰

惡是何言也。人世必需之物莫大宮殿焉莫急衣服

焉莫善穀食焉莫要刀劍焉莫便火工焉而神代

既悉具矣謂之穴居野處乎伊邪那岐命世有

八尋殿巍巍聳天之舉謂之茹毛飲血乎。

大日

靈尊世有狹田長田秋熟之事謂之裸體乎。有考

幡千千比賣命以織綾羅錦繡謂之蒙昧乎。鍛刀劍

戈矛以具護國之用謂之無智乎。岩屋戶之變採

鐵制鏡凡百火工之事莫不發明如夫報本反始

則有祭祀之禮改過移善則有大祓之式衣食足矣

兵器備矣正德之道立矣於是乎布皇化乎海外

有素盞鳴尊降新羅之迹有少名彥命適當世

國之事內立萬世不易之主以制經綸之業有國

造有縣主有稻置有直有別碁布星羅以固其根而

使無寶祚動搖之憂焉。是祖宗所以治

內馭外以建國之大體也。而又何嘗借力於支那

乎。予意支那有皇天上帝。印度有梵天帝釋。西洋有

耶和華之說。蓋莫不本乎我古傳者焉。而支那之開

國也。其或在於素盞鳴尊與少名彥命之際乎。

是故以畏天知命立教焉。其說頗近於古焉。印度之

闢次之。西洋則輓近耳。世愈近而教愈鑿。以惑亂人

心。今也不知所謂皇天上帝。梵天帝釋。耶和華者。

即為神州固有之祖神。而囂囂反欲借彼教法。以

說愛國之道。其為教法也。忘君忘父忘身忘國。

忘祖宗之典而愛國之道果何在也。豐太閤之

征韓有云。夫日本者神國也。神即天帝。

天帝即神也。秀吉夙夜憂世。欲復聖明於神代。

遺威名於萬世也。而方其捷代明虜。志在欲使四百

餘州盡化我俗。以施王政於億萬斯年。是豐太

閤亦以帝系為出於上帝也。而帝系

之出於上帝本於神典。則豐太閤信古之篤

亦可見矣。夫豐太閤則欲鳴帝系之盛大。以張

國威於殊方絕域。今之學者則私智自喜。以忘

國家之大計。其見之高下。何其霄壤也。抑人亦有言。

曰唯聖知聖。嗚呼！自非神智如豐太閤者，神聖之大道亦為不易窺知也夫。

古事記論下

古事記之書。大則可以治天下。小則可以修一身也。而此書也出於先聖之口授。帝室傳之。諸

家記之。及天武帝世。使稗田阿禮口誦之。

元明帝繼其遺志。詔太安萬侶撰之。以傳之於無

窮之世。是二帝所以深體先聖之意。其惠

天下後世莫大焉。予見世之論古事記者。不責之於王公大人。而責之於巫祝之徒。其為無識。勿論已。而

學者之讀古事記者。徒從事於巫祝之學。適足以汚

蟻古事記也。有人於此。不責利刀之用於武士。而授

婢僕以正宗。豈不危乎。世之污穢古事記者。何以異於此焉。夫學之失名久矣。名之不正。國勢之所以不振也。而習俗之移人。雖有識之士。有不能免者焉。何謂名不正。曰學。先王之道者。謂之。神道。講。

先聖之學者。謂之和學。而至於漢學。則單稱學。呼道。是以主為客。以末為本。不自覺其倒也。蓋中古大學。首祀孔子。以周易。尚書。周禮。儀禮。禮記。毛詩。春秋。左氏傳。孝經。論語等書。列於教科。欲以鎔化唐虞三代之人。後之君子。承風汲流者。以唐虞三代之人。自居。而會有講。神聖之典者。則群聚笑之曰。彼。

學。神道。彼修和學。目以異端。極口排之。其弊與今世。鵠舌者流。艷慕西洋者。何異焉。心既背。父母之邦矣。幾何其不為夷狄也。吁。亦盍反其本焉。恭惟上古。神聖規模之大。殆有不可測度者焉。後世。欽慕。鑽仰而有餘。謂之。神習。蓋。天神之賜。瓊茅。將以鎔造大地也。伊邪那岐命之承命於天。將以見。皇。天命之有源也。素盞鳴尊之創航海。將以一統九夷八蠻也。天照大神之降皇孫。將以定宇內之主也。武甕槌。經津主神之。撻伐殘賊。將以遺。神國尚武之典也。大國主神。

之讓天下於皇孫。將以表臣民奉上之典也。中臣忌部。二神之司祭祀。以執政事。將以合一治教也。大名持神之經營外國。將以教導蠢化之民也。少彥名神之初鑿藥禁厭。將以救億兆之夭札也。保食神之化生蠶穀。將以開人民衣食之源也。五十猛神之播八十木種。將以賜養生喪死之材也。大宮能賣神之調和。君臣將以傳道德也。大己貴神之治幽府。將以使人魂有所憑歸也。大年神之利年穀。目一箇神之創金工。手置帆負。彥狹知神之昉工匠。井神之掘井。竈神之作竈。皆無非為人民者焉。而生生化

化之妙。始於天御中主神。終於八百萬神。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蕩蕩乎。誰能名之。是在上君子所當取以為法也。然則神典之妙。如是而止邪。曰不然。古言之含蓄道義。猶漢字之含有意義。不可以輕輕讀過也。請說其略。蓋古稱天位曰天日。嗣稱天皇曰統尊。是謂天日之胤。然後可以為宇內統馭之至尊也。稱國造曰國御。奴奴猶言家之子也。蓋天子以四海為家。其封建諸侯。猶家有奴隸也。其君臣之際。貴賤相距。有霄壤之分。可以見矣。古言自父以上至始祖。皆謂之

於夜。自子以下至苗裔。皆謂之古。然則曰於夜。曰古者。不啻父子之謂也。其血屬之親。永遠不易。可以見矣。嗚呼。君臣之義也。父子之親也。古之道。既已如此。推是類以求道。則千言萬語。取之左右。而逢其原。又何假春秋與論語。以爲尊。內卑外之典。修身齊家之具哉。吾故曰古事記之書。大則可以治天下。小則可以修一身也。問者曰。子言則然。獨如時勢不可何。吾憫子之不容於世。以窮死也。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志於義者。志利者。志於利者。忘義自然之符也。苟使吾謀一身之利。則散髮窄袖。以出

入磔神之室可也。何必學齊門執瑟之迂乎。雖然使吾言不行。則吾恐三千八百萬人之子孫。不免蹈印度埃及之覆轍矣。嗚呼。古事記者。三千八百萬人之古事記也。道之不明。天地晦冥。直須爲吊三千八百萬之人也。譬諸人自以日月爲無用。日月非吾家日月矣。吾唯指示其光明已。如其用與不用。於我何哉。

固本策卷之二 終

固本策卷之三

豐前 中津 渡邊重石丸著

神代紀論上

人而無無父之人。猶人而無無首之人也。人而無首。不可以爲人焉。人而無父。不可以伍人焉。異哉儒者之論。神代其見之出乎無父也。天地剖判之初。有

天御中主尊。

高皇產靈尊。

神皇產靈

尊者。是爲造化之元首。儒者聞而異之。曰。是何怪誕。吾經典所無也。有伊弉諾尊。伊弉冉尊者。

是爲萬品之始祖。儒者聞而笑之。曰。生海生山。聖人

不道也。何日本古傳之荒唐也。有天照大神

者。是為高天原之君主。儒者聞而毀之曰。大神

何為者。上古蒙昧之世。仰以為日神。可笑之甚

也。如正哉吾勝勝速日天忍穗耳尊。天饒

石國饒石天津彦火瓊瓊杵尊。彦火火出見尊。

彦波瀲武鸕鷀草葺不合尊。是何等名義哉。是

何等事跡哉。要之。在書契以前。蓋蛇身牛首之類耳。

亦不足費論辨也。於是乎舉大祖。則稱神。

武引帝都。則呼檀原。舉世茫茫。措神代。

乎六合之外。其視祖宗。胡越不啻。嗚呼。儒者之

不知道。一至於此也。昔者孔丘序書。斷自唐虞。而不

取義農。其故何也。蓋西土之為國。自古到于今。其易

姓不啻奕棋。而人安其俗。虞舜之民。不記唐堯之恩。

夏禹之民。不知虞舜之仁。是以史氏之權。取捨任意。

褒貶隨筆。異代之人。何有於異代之帝王焉。是孔丘

所以容易斷自唐虞以下也。今也儒者。以神代為

義農乎。伊勢有大神宮。歷朝祀之。未可以義

農視之也。以神武為大祖乎。神武非

創業於檀原者。未可以大祖遇之也。進退無

所據。而欲與朝秦暮漢之國同視之。以宗廟

神代紀論中

世之讀神代紀者多引神聖之迹以爲仁義孝弟之目皆昧乎道者之言耳果以神代爲有道則坦坦葦原之國不得不視爲荆棘焉敢問何說也曰伊弉諾尊伊弉冉尊俱爲夫婦以生萬物說者乃曰是二尊爲天下萬姓立夫婦之道而普天率土不得不由之也是信然而學者獨不見夫婦之敗亦由於二尊乎不道其敗而道其成則誰信以爲然也天照大神光華明彩照徹六合說者乃曰是無上至尊之神而鍾神聖

之德於厥躬者也。是信然而學者獨不見安河原之爭爲。素盞鳴尊所勝乎。是大神之德未爲

無可議焉。大國主神者世所謂冥府之神也。說者乃曰。是立功於顯幽。天地剖判。未有此神也。是信然而學者獨不見彼窘於八十神乎。是大神亦未爲無可容喙焉。味鉏高彥根神者。吊天若彥之喪者也。說者乃曰。朋友之義不當如是耶。而學者獨不見其蹶喪屋之暴舉乎。死者何罪也。是其於友義未爲至焉。凡如此類者。指不遑屈。則學者所指以爲有道者。適足以證無道耳。是說者所困也。吾意古之立大事者。必

有曠世之度。有曠世之度者。必不免有瑕疵焉。是天地之常理。不唯人爲然也。是故日月不能無蝕。山岳不能無震。火以燒數萬之屋。水以溺數萬之人。風或拔木。雨或腐禾。是日月山岳水火風雨。豈爲無益於人哉。而其傷害人物如此。然人卒不以日月山岳水火風雨爲無用。其仰之不衰者。蓋知不以小廢大之理也。夫神聖之事。大之則鑿造天地。小之則經理人事。盛德大業。世無與比。造化之功。直可與天御中主神接踵矣。豈容以區區小節苛論之哉。世儒之佞堯舜周孔者。以爲聖人毫無過失。於是乎飾

辭粉言。揜其不善。以著其善。學者見其如此。心竊羨之。以爲吾神聖亦復如是。不然。不足以敵聖人焉。乃颺言告於衆曰。某神爲某事仁也。某神爲某行義也。某神孝也。某神弟也。殊不知其所云仁義孝弟者。未足以爲道。而其行事之出於意表者。決不可以仁義孝弟之目律之也。則豈非所謂欲蓋而名章者乎。嗚呼。世之君子。欲以無蝕期日月。以無震期山岳。以無燒期火。以無溺期水。其亦昧乎天地之理矣。是故蝕者日月之理也。震者山岳之理也。燒者火之理也。溺者水之理也。由是言之。神聖亦豈有無過

之理哉。但其行事磊磊落落。不與尋常同科。其心胸網羅宇宙。包括六合。以立其大者。是其所以爲後王之模範。而爲人事之儀則也。後之言道德者。欲丈丈而規。尺尺而度。寸寸而議。分分而論。遂使神無善神。人無善人。是先修其小者。而道之遠者。德之大者。遺而無問焉。故也。深山幽谷。必生巨材。大木其高千萬丈。上入雲霄。不知其極者。蓋有天然雨露。以養之也。人見其材如此。以爲古之所謂英雄豪傑者。亦是巨材大木之屬耳。因欲執三綱領八條目。以教育人材。吁。亦盍鑒南宋之覆轍也。譬諸欲徇園丁。以

養樹苗。弄之於掌大之庭。則可也。欲期以棟梁之材。則未也。蓋嘗考元龜天正之際。猛將勇士。出奇應變者。蓋非講孫吳之人。而文祿慶長之際。忠臣烈士。殺身報主者。亦非讀論語之人。而鴻業偉跡。如彼者何也。無他。勇武足以幹事。廉恥足以死國。其受家庭之訓。各以墜家聲。辱祖先。為戒。不以弓箭。易文墨。風俗與古稍近。故爾。嗚呼。知此。則庶乎知神代之道矣。

神代紀論下

慶長四年。

後陽成天皇。

詔刊

日本書紀。

少納言清原國賢為之跋曰。

日本書紀。

歷代

之古史也。

君臣莫不究此書。頃學儒佛者。夥而知

神書者鮮矣。物有本末。事有終始。何棄本而取

末焉。欽惟陛下寬惠睿智。惜其流布之不廣。始

壽諸梓矣。用之國。而及之天下。則以成熙皞之治。保

瑞穗之地。千五百秋。將必有賴於斯焉。重石丸

曰。嗚呼。天之降喪亂久矣。藤原氏之專。源平氏之橫。

承久之亂。元弘之禍。北條氏之逆。足利氏之叛。實有

不忍言者。是何因也。蓋上古之世。呼天子以

現御神。而天子之待民。以大御寶。其道之所

以承於皇祖天神者如是。是其所以上下蒙福

也。西籍入貢。捨質趨文。其所為。莫非摸倣唐風者焉。

彼經典。以人臣放弒其君者。以為曠世之偉舉者。謂

之詩書。彼聖賢。以禪王位於農夫。以為絕代之美事

者。謂之勲華。天子不以為禁。人民不以為諱。

君臣相率。以拜於先聖先師之像。簋簋籩豆。陳列

其前。恍然心既入唐土之域矣。心既入彼。民俗從變。

堂堂神州。非復昔日神州也。於是乎。向之以

現御神。視

天子者。其有不便於已者。心乃指

以為桀紂之君。而

天子之視臣民者。不復念大

御寶之

祖訓。

君臣日隔。國俗日漓。天下

治亂之機。既決于此矣。豈待義時高資輩。引湯武故

例。以顛覆

皇室之日哉。

帝蓋有見於此。以

為王權既為霸府所奪。天下之心。唯知霸府。不

知

皇室。頗非講明古道。以正

神尊之統。不

足以挽回倒瀾也。其設心。蓋亦如北畠准后之於

神皇正統記耳。當是時。豐太閤既薨。秀賴猶幼。德

川家康有雄飛之色。天下成敗未可知也。

帝之

區區於壽梓者。豈果無深算哉。不然。當戰國爭衡之世。期以熙皞之治。何其 帝之不知時也。在昔

皇室之盛也。使博士等進講書紀。以為恆例。而為

漢籍所壓。所謂 君臣共究此書者。遂屬畫餅。豈

不惜乎。予嘗謂 國家自有 神聖之制度。舍故

喜新事。無小大。取法於外國。是顛覆之道也。德川氏

之為政於天下。不能擴充 帝意。以講明古道。其

極也。學者欲廢 帝室者有之。以 日本夷人

自居者有之。以泰伯子孫議 皇統者有之。而幕

府措而不問焉。豈唯措而不問而已哉。其意乃謂我

邦文字。傳自漢土。人智由是開。倫理由是明。工藝

由是興。制度由是立。舉世滔滔。以為文明之世。何其

惑也。且夫 朝有制度。曰律。曰令。曰格。曰式。而事

多本於 神典。不徵 神典。何以明之。鄙儒俗

學。不諳 朝章。如所謂祈年。鎮華。神衣。大忌。三枝。

風神。鎮火。道饗。大嘗。新嘗。鎮魂。大祓。等大禮。蓋夢想

所不及也。其在家也。放言謾辭。自謂講中華聖賢之

道者。不知身既犯大逆大不敬之律。以為 皇室

之罪人。亦可憫也。雖然。國有罪人。政府之罪也。嗚

呼。 帝惜書紀流布之不廣者。即欲使天下無罪

道三

人也。其為仁可謂大矣。天下苟無罪人。雖刑措不用。可也。則熙皞之治。亦豈信不在茲乎。

固本策卷之三 終

國本策

下

朝書園泉榮					
2	7	3	1		
冊	号	架	函	屬	類

1
6

固本策卷之四

豐前 中津 渡邊重石丸著



祝詞式論上

祝詞式者。政事之書也。邪。巫祝之書也。邪。政事之書。則何為列之於延喜。則初巫祝不講可也。巫祝之書。則何為列之於延喜。之式也。二者不判。則天下之學者。泛泛然。如彼舟流。不知所屆也。予觀世之講祝詞者。多為巫祝之流。是豈知祝詞者乎哉。問者曰。巫祝之誦祝詞。是其職也。異哉。子之發論也。抑子別有所見耶。曰。噫。世衰道微。而巫祝之學興焉。世見巫祝之徒。章句之摘。器物之

固本策卷之四 一 三

考喋喋講祝詞者。以為神道。神道由是見鄙甚哉。紫之奪朱也。蓋人道莫大祭祀焉。祭祀者道也。決非巫祝之可私也。何哉。曰。天子主祭。巫祝者。特籩豆有司耳。祭祀之不屬巫祝。見祝詞之文。可觀矣。夫政之為言。祭事也。祭事之為義。政也。祭者為政教之根本。根本既立。則諸政舉矣。是故我上古之世。以祭為政。以政為祭。祭以為教。教以為治。祭政一致。治教合一。無為之化。不言之教。於是乎成矣。天地之初判也。有神造之。人之始生也。亦有神以造之。天地本於神。人亦本於神。天子

報本。人民效之。祭祀之道。固出乎不得已也。天子者。為天下父母。為政天下。而使天下子弟各祭其本矣。人各祭其本。而國無不忠之臣。家無不孝之子。風俗之美。不亦宜乎。祭與政。固不同科。而治與教。亦勢不得不歧。人或有以此駁之者。曰。是引西洋異域之例。以疑我上古之制者耳。飯匙之矩。亦何足論也。祭祀之義。事固多端。請就其大者論之。天下之生久矣。而人無不本於祖者。則祖先之業。非子其誰繼之。人道之不孝。莫大無後焉。無後為不祀。苟知不祀之為不孝。則祀之為人道第一。毫不容疑者也。天下

有君臣者。君出令而臣行之。執刑賞予奪之權。以臨於我。以安吾公衆。其歸不過欲將以使吾公衆奉先祀也。天下有父子者。父慈子孝。一家和樂。其歸不過欲將以保護先祀也。天下有兄弟者。雖內有鬩牆之言。外禦其侮者。其歸不過欲將以如手如足。不墜先祀也。天下有夫婦者。生子長孫。其歸不過欲將以使血胤連綿。奉先祀也。天下有朋友者。責善求益。研究道德。其歸不過欲將以揚名興家。以繼先祀也。是故觀花賞月者。祭祀之餘澤也。招客宴賓者。亦祭祀之餘澤也。鑿井而飲。耕田而食。細大之事。無非爲

祭祀者。亦無非祭祀之餘慶者矣。世之君子。慮不深遠。以所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者。爲當然之道。而不知其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者。特爲所以爲使天下公衆各安先祀乎無窮。而設之之具也。古之人有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者。世以爲美談。而何其今人之薄也。今夫父沒而子祭焉者。家道之常也。粢盛籩豆酒饌幣帛具以供指揮者。婢僕之事也。主人失道。婢僕代祭者。家政之衰也。豈不幾乎蔑祖先之祀乎。世之失禮於鬼神者。無貴賤一也。昔王道之盛也。天子親祭。不敢專委之於巫祝。巫

祝之從事於籩豆者亦不過欲達

天子之盛意

乎

神明而已矣今之學者不知此意視巫祝之

從事於籩豆者以為不與

王政相關遂以官

國幣社為無用長物天下之大道蕩然墜地而誰復

知祭政之歧實為天下治亂興亡之大機關哉嗚呼

學者所見如彼政事家所論如彼天下衆庶所云如

彼於是乎竺之乞子洋之磔鬼唯意所嚮欲乘以營

已之私人心潰裂禍殆不可測焉憂世之士或云世

勢至此不得不以佛為國教或云以耶穌為國教則

國必鞏固矣或云合神道各派相分者以為已

之地皆不知本者之論耳必如俗士所言則國

體果何在也予竊謂救之無他術亦唯曰治本而已

本者何也曰禮也已

天孫之降臨也

天神

授以天都詞大詞事是見以祭政一致之大法口授

天孫也其為禮不亦至大乎世之講祝詞者為

巫為祝吾何知焉明明

神漏義神漏美命臨下

有赫吾則斷然取天都詞大詞事定以為經國之大

法

以雪其冤。否則以爲失孝於父祖。是人之至情也。故曰。高天原者。神國之元氣也。其關國家盛衰之運。比之匹夫匹婦之家。爭榮辱於隣里鄉黨者。固不可同日而語也。蓋高天原尊則神尊。神尊則帝室尊。帝室尊則神亦尊。神尊則高天原亦尊。帝室之與高天原。未不相須以爲輕重也。方今浮躁伶俐之士。齷齪自智。以其所見。疑其所不見者。傲然以爲是古之寓言耳。空論浮辭。盡徵之於洋說。遂至認人祖爲沐猴所化。誣帝譜。以爲出乎殊方異域之種。亦何其頑也。兵法忌談敵之

美者。恐其餒兵氣也。齋藤實盛在軍。盛說敵兵之強。兵氣沮喪。於是乎有富士川潰走之事。今也國家赤子。自毀高天原之盛事。以誇稱洋種之美。其損元氣不啻實盛談敵兵之盛焉。則堂堂神國。安保他日無土崩瓦解不可言之變哉。人心之不一。風俗之不齊者。國之大害也。今夫欲一人心。齊風俗。則無如用古典。以明古道。古道明。則人無邪路之迷。古典行。則國無橫議之士。爲人上者。不可以不知所向也。霸政之世。學流萬派。人人異論。國國別制。談禪讓之美者有之。稱放伐之義者有之。未嘗知忌諱。以爲

聖人之道。波及乎我矣。殊不知。是養背叛之心於未崩。以樹兵耳。卒之使政教相歧。上下相猜。動引湯武之跡。以議天子。其弊猶洋學。共和自由說之於今日。我上古。神聖之建國設制。不若是之迂也。夫

天神之造天地。當時之事。皆其所親覩目擊。以此授。皇孫。卽所謂天都祝詞也。皇孫受之。紹

述不懈。貴準。三器焉。蓋記紀猶題。祝詞猶歌。歌之與題。未嘗相矛盾。視歌知題。讀題解歌。稽古之道。爲然焉。而祝詞之辭。言言無偽。句句陳誠。可以泣鬼神。可以感民人。猶上古之歌。吐情言實。惻惻動人。不

與後世之歌同科。而天子所以報神之義盡矣。嗚呼。儒教也。佛教也。耶蘇教也。皆人之所捏造。而至於我。神典以神祭。神以誠報誠。不復見斧鑿之痕也。有罪則禱之。有穢則清之。有德則報之。有災則禳之。是皆當然之理。人事之常也。聖王遵之。明主行之。以治天下。其設心。至於以八十綱引四海萬國之語。以爲極度而止。其爲規模。豈不大乎。朝廷既以之臨民。民之視朝廷。猶視

天神。是民之所以信高天原而不疑也。如聞昔者西土有彈五絃之琴。詠南風之詩。而天下治者。今也

平心和氣稽古以誦祝詞則覺祥風瑞氣霽霽起乎
 几案之間嗚呼使集三千八百萬人之心為一人之
 心以從事於斯道則五絃南風之歌豈足言焉哉五
 絃南風之化豈足論焉哉

祝詞式論下

軍國之諸政取法於神代借威於神明者天下
 長久之本也曰有徵乎曰有天孫之降臨也

神漏義神漏美命授以天都詞大詞事豈非人事
 之儀則乎凡事不詳源頭則不可以行遠古如朝
 廷之禮悉取法於天上之儀者為此故也今欲興廢
 繼絕以振起國體則宜一新法令以警醒人民耳
 目也何謂警醒人民耳目曰天皇親祭皇
 祖天神於齋場以申大孝宜依神武天皇鳥見
 山之例也夫天御中主神者惟祖惟宗其尊無

二以 天照大神之尊猶親爲新嘗以祭之。

神武帝追念 祖德故報賽之其不加於 天社

國社之列亦可以見其特禮矣蓋自 崇神帝世

遷 天照大神於倭笠縫邑爾來以奉崇 伊

勢大神爲事而鳥見山之例絕無聞矣豈不大闕典

乎今夫洋匪之奉耶蘇傲然臨於我曰彼 伊勢

太神宮者何物大陽者空中一大燈耳我造化真神

製以惠衆庶焉何足以神之聞者不察真以爲然殊

不知我 天御中主神者卽是 造化主神而

我 天皇所奉以 君臨宇內也今果明此大禮

則豈唯 大八洲之民一洗耳目而已哉五大洲之

民亦將拭目以仰我 日域之光也曰如是而已乎

曰否軍中宜祀軍神焉何謂軍神曰武甕槌神經津

主神是也師出則祭凱還則祭有慶則告以賞之有

罰則告以斬之暇日則講二神之功德以飽聞之則

百萬紕繇之士將知死 王事之榮矣曰如是而已

乎曰否宜明大祓之式以制刑法焉 國家既有大

祓又何式之講也曰全未全未也夫祓者將祓除其

罪以謝 神明也是故刑死也贖刑也自首也皆是

祓已大祓之與刑法固不異其趣則不可歧而別之

者。理之當然也。蓋刑死者。以死謝罪也。贖刑者。以財謝罪也。自首者。以自首謝罪也。既謝罪矣。而刑各有所當。於是乎。祓以清之。則死者。其靈以安。生者。其魂以清。得以爲全人矣。是大祓之道也。不然。以所謂姦。毋姦子之罪。唱祝詞以祓之。徒法耳。太古雖朴。豈有是迂遠之事乎。如素盞鳴尊之剪髮拔爪。可以徵其非徒法矣。今果用此法。則天下億兆之民。將知天地神明之不可欺矣。曰如是而已乎。曰未也。官民葬祭。宜一切依神代之式。以子祭父者。古今之通義也。而又何疑焉。朝廷既有定禮。嚴法律以

臨之。違者有罰。公卿處流。士賜自盡。庶人當斬。亦一時之宜也。果如此。則天下無復不孝之子矣。然則如是而已乎。曰否否。猶有不可不言者焉。宜特尊崇出雲大社。一切遵皇祖天神之詔也。宮殿未

復古焉。人民未知信焉。而生死之海茫無畔涯。不得不仰朝廷出慈航以救之也。果如是。則天下之民庶幾不迷乎顯幽之二途矣。然則如是而已乎。曰猶未也。宜令閭巷小民。納戶籍於產土神社。以統轄之也。子生則告。人死則告。旅行則祭。歸鄉則祭。受神符於社。以爲護身之璽。書姓名鄉貫年齡於符。以爲信。

失符者。宜急告之於官。以更乞符。偽造神符者。有罰。不肯帶符者。處斬。果如是。則雖其轉死於溝壑者。可以審其鄉貫姓名矣。况於亡命乎。大凡以上所論。天下諸政。寓之於祭祀。以警醒人民耳目者。大略如此。而事無不原於天都詞太詞事者焉。蓋上世簡易。故祝詞亦頗簡易。故今敷衍其意。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以施之於軍國之用。亦所以祖述神漏義。神漏。美命之神意也。如徒拘泥古例。而必曰古無是事。則恐不免乎膠柱刺舡之腐態矣。其何以在祝詞式之為經國之大法哉。

固本策卷之四 終

固本策卷之五

豐前 中津 渡邊重石丸著

萬葉集論上

欲造 大日本之人於 大日本國者莫善知 大
 日本之言焉欲知 大日本之言者莫便誦萬葉集
 焉或問 大日本既有人矣何謂造人曰世有善讀
 古事記者乎曰未也世有善讀 神代紀者乎曰未
 也曰記紀者 大日本之古史也記紀且不能讀焉
 以誣其祖謂之 大日本之人可乎今之讀書者始
 於漢籍洋書則其腸漢人耳其心洋人耳以漢洋之

腸讀記紀。文義晦澁。意味不鬯。宛如墻面之人也。甚哉。言語之急於國家也。夫漢籍者何。以漢字記載。虞夏商周之事者是也。洋書者何。以歐文記載。歐米各國之事者是也。而虞夏商周。歐米各國之人。皆各以自國之語。學自國之事。易入。易知。易悟。易解。故其學士。成德達材。卓然有可觀者焉。且支那。非無歐米各國之學焉。歐米各國。非無支那之學焉。然未嘗聞有舍自國之學。而專力於外國之學者也。獨我神州。則異於是。其養士於學也。捨此從彼。而背國誣祖之人。盡出於庠序矣。吁。何其古今賢哲之士之

昧於謀國也。老狐之魅人。必先乘氣之虛。而憑之也。氣不虛。則老狐何爲焉。古人之醉漢學。今人之溺洋學。蓋因其忘自國之學也。毋乃與氣虛之招老狐同類乎。予視漢洋學者所爲。則惴惴然。低首屈膝。以獻媚於外國之奴之爲務。非狐憑何乎。不然。何不翻然蹶起。以思振國威之道也。世之憎洋學者。未能免漢癖。而談周孔者。甘爲周孔之奴隸。則要之以五十步笑百步之人矣。則決不得謂之純然。大日本之人也。吾意言語之道。古人重之。古言不明。則古書不可以講焉。是故明言語之道。而後神皇之典

可詳矣。神皇之典可詳。而後所謂大日本魂者立矣。嗚呼。大日本之國。無大日本魂之人久矣。故今欲新造。大日本魂之人。則無他術。惟曰從固有之賦性。以講言語之道而已矣。神州言語存於古歌。而古言之叢。萬葉集爲之最。則初學之士。不可以不誦習也。誦習之久。日記月誦。則習與性成。視古言。猶視俗言。學問之道。何假訓詁。豈不至便乎。吾觀世之學漢字。習洋語者。佶屈聱牙。侏儻鴿舌。尤不可以不經過歲月也。苦心焦思。蓋亦勞矣。噫。豈啻苦心焦思而已哉。其傷心術於冥冥之中。蓋不爲甚。

矣。如古事記。神代紀。則不然。其書盡付假名於字傍。則書無險字。文無澁句。其辭入耳通心。蠶戶齧丁。苟識四十七字者。期月可以通天人之道。况縉紳之士乎。則自今以往。朝野不復有蠻音漢語。以腐敗其腸之人矣。且夫萬葉集之爲書也。字雖漢乎。辭卽假名也。幼童稚女之從事於萬葉集。如誦所謂百人一首。則其爲學。莫易焉。事在易。而求諸難。學者之通病也。吾故曰。欲造大日本魂之人。則自言語始。欲知言語之道者。自萬葉集始焉。雖然。吾觀世之治萬葉集者。終身役役。拘泥語學。技止此耳。曾不知神

典之爲何物也。其言猥瑣。其行鄙劣。源語以爲枕花。柳以爲伴。毫無益於天下國家。吾豈以此望於後學矣哉。果如此。則亦惡在其爲大日本之人也。

萬葉集論中

或曰。萬葉集爲古言之叢。則吾旣得聞命矣。敢聞集之益止於此乎。吾應之曰。不然。讀萬葉集者。其益或多於歷史焉。曰。萬葉集者。零零碎碎。一時之矢口耳。而何謂其益多於歷史乎。曰。無聲而有形者畫也。無形而有聲者歌也。畫者無聲之形也。歌者有聲之畫也。無聲之形。謂之寫瘖啞。有聲之畫。謂之傳精神。古之詠歌者。其言出於自然。絕無假設之事。其平生欲言之言。臨時觸感。則永言而發之。其言有曲節。以悅人耳。故心之發於言者。莫真於歌焉。言之感於人者。

亦莫善於歌焉。古人以是傳心。今人以是知古。非歷史何乎。且夫歷史。以他人之筆。述他人之跡者也。其事或出於想像。而其心或有未必然者焉。歌者以自己之口。吐自己之心情者也。其爲真也。出於天。而不由人。作者雖死乎。心情不死。可以傳萬世矣。豈非歷史之真者歟。而歌之所叙列。其倫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賓主。男女。其事則歌舞。戰鬪。飲宴。葬祭。羈旅。慶賀。哀傷。叙懷。存問。餞別。祥瑞。上之則有天地。風雨。日月。星辰。寒暑。霧露。煙霞。霜雪。雷霆之變。中之則有山川。湖海。道路。坂嶮。林野。郊坰。春花。秋葉之樂。下

之則有神社。佛寺。堂塔。伽藍。宮殿。樓閣。仙家。田舍。鳥吟。鹿鳴之事。而四時之觀。天地之美。備矣。而謂之歷史之寫真者。其誰謂不然也。如夫忠孝之辭。淫奔之篇。漢土之故事。佛氏之舊套。並採互錄。而玉石混淆者。譬如造化之不遺萬物。以悅人目。其開益智。不亦大乎。然則集之益。止於此乎。曰不然。古之人。善言語之道。故其辭雅訓。諷詠述志。所言合古。以養風俗於冥冥之中。如東歌。及常陸國防人歌。可以觀國之光矣。學者不可不知也。何謂東歌。曰昔者。天祖之重民命也。頒齋庭之穗於皇孫。以播之下土。

而躬自為新嘗。以報其本。是國名之所以為瑞

穗。而朝禮之所以有新嘗也。而匹夫匹婦之發言。

造次不敢忘戒慎恐懼之意。何其古俗之存忠厚也。

萬葉集。東歌云。多礼曾許能。屋能戶於曾夫流。尔布奈未尔。和家世乎夜里氏。伊波布許能戶乎。何

謂防人歌曰。昔者鴻荒之世。暴神邪鬼。充滿中國。

以妨皇化。於是乎降武甕槌神。以平定之。武甕槌

神。留跡於鹿嶋。神威赫赫。千歲如在。故人民之從王

師者。不敢忘擲屍山海之義。何其古俗之存勇武也。

萬葉集。常陸國防人歌云。阿良例布理。可志麻能可美乎。伊能利都都。須米良美久佐尔和例波伎尔之

乎。然則大道之存於古歌。徵之東歌。如彼。驗之防人

歌如此。決不可忽諸也。嗚呼。使東歌擴之天下。則可

以見王者皞皞之民於今日矣。使防人歌擴之

闔國。則弘安之風濤。豈足言哉。歌之有裨益於國

家也如是。亦何憚而不弘乎。是故軍陳以歌。宴集以

歌。君臣情通。賢愚性見。古之道也。不然。以戎馬控

惚之際。神武帝發歌於伊那佐之山。以震怒斬

首之威。雄略帝擲刀於三重姝之歌。豈果為無

謂哉。紀貫之曰。歌者動天地。感鬼神。噫。信矣。

萬葉集論下

吾讀萬葉集。然後知詩之可以廢焉。知詩之可以廢。然後知萬葉集之益尊也。儒者曰。詩者孔丘所重。故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之果可廢。則何爲勸之。曰。是乃詩之所以可廢也。何哉。曰。神州自有。神州之言語。漢土自有漢土之言語。永言而發之。有曲節。有音調。是卽歌也。歌與言語。不可拆而別焉。不可拆而別焉。則詩者漢土之歌已。豈得不廢乎。譬諸春林之嚶嚶。秋山之呦呦。牛犢之牟牟。蛩虫之唧唧。其音各有所當。以呼其友。有牝牡。有雌雄。感時而動情。

歌之道也。雖然嚶嚶非蛩虫之伴也。呦呦非牛犢之侶也。使鳴鹿聞牟牟。亦猶使啼鶯聞唧唧。均之聾耳。是其意非不哀。其情非不深。然物不同類。言語不通之使然也。由是言之。詩之不可用於神州之人。猶歌之不可用於漢土之人。假使其能通。僅僅乎百人中之一人耳。不得不謂之無用也。吾觀世之作詩者。平仄之正。韻字之叶。可謂勤矣。然其言徒擬漢人。試唱之於小人女子之前。則與鳥言禽語奚擇焉。吁。亦盍用神州之語。以思代作詩之法也。蓋詩之為用也。要不過悅漢人之耳目。其無益於風教。固無

論也已。嗚呼。豈啻無益而已哉。愚亦甚矣。何則。日夜焦思。險韻奇句。以漢其腹也。問地名則曰。楚水吳山。問人物則曰。李白杜甫。而問芳野泊瀨。人丸赤人。則曰。吾不知也。且也。假使孔丘聞洋樂。何至三月忘肉味。而儒者不思此義。豈不迂遠之極乎。蓋詩之盛。則漢學之盛也。漢學之盛。則皇道之衰也。當

天智帝時。大擬唐風。以此釐革天下。而大津皇子之作詩賦。亦始於此時。一葉初下。天下知秋。乃不得不謂之。神州之黍離也。儒者曰。如作詩。則管公亦為之。詩何害於國乎。曰。予不欲以名取人也。且如

管公之事。謂之漢才則可。謂之和魂則未也。蓋公在延喜。聖帝制式作格之世。不能唱大義。以攘斥異端。舉世佞佛。則佞佛好儒。則好儒而使百官相率以拜趨漢聖蠻佛之前。則馴致今日神州陸沈之俗者。所謂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也。公之巧於詩。其跡可知已。曰。然則詩可盡廢乎。曰。以吾觀之。漢學猶可廢也。況詩乎。代詩以歌。卽所以作詩也。子獨不見所謂小唄。淨琉璃。能狂言。芝居之類乎。皆歌也。非詩也。而其所以鼓舞愚俗者。其功用如彼。非復說教演說之比也。今夫使天下之人。盡誦

萬葉集。口爲万葉之口。耳爲万葉之耳。腹爲万葉之腹。俗爲万葉之俗。人人諷詠。視古言猶俗言。則復古之政。可得而施也。於是乎。所謂小唄。淨琉璃。能狂言。芝居之類。以漸革之。作樂章以用之。於廟堂。施之於軍國。則其所以陶冶天下。橐龠黎庶。以成神州金湯之固者。將實於是乎在也。

固本策卷之五大尾

豐太閤。欲使髯虜用我文。秦呂政。燒詩書。坑儒者。豈不曠世大快事乎。北條早雲。以攬英雄之心。悟韜略。晋石勒。以無學之資。評漢書。亦此真子所願遊說也。余平生病狂。狂則爲咄咄怪事語。然終不自以爲狂也。間有感於時事。試書之於紙。言論竒古。殺氣風生。意在武斷。無所用於文明世界矣。嗚呼。自非太閤呂政。早雲石勒輩再生。誰判狂與不狂哉。雖然。天未棄神州。則未可謂屠狗監門。鍛工藥商。豪俠大盜。無其人也。一念到此。則使人復生自愛之心。蹈海之歎。未可發也已。明治二十年。丁亥十二月二十三日。

夜寒甚。適夢一男子。自稱王景略。曰。寒士憂國如此。何肉食之無狀也。覺後。衾裯如鐵。呵筆而書。捫虱之手。血痕猶腥。

豐城居士渡邊重石丸

固本策附錄

豐前 中津 渡邊重石丸著

讀論語上

天下之事。有理有勢。理不可制。勢不可存。理吾讀論語。然後有以知之矣。蓋見理推勢。見勢考理。則神州之毒物。未有劇於論語者也。何謂理不可制。勢曰。彼立孝弟忠信之目。以教人。設禮樂刑政之法。以經世。甄君子小人之別。以定方。明事天奉祖之義。以修政。正華夷內外之分。以紀國。設禮義廉恥之教。以勵俗。而誰謂之非倫理也。倫理既如此。則我利而

用之果無害於國乎。曰不然。聖人之於猶鴉片之於支那。病入骨髓。人人不自知其爲已累也。何也。凡我臣民之學於彼者。仰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者。以爲天人鬼神。皆曰孝弟忠信。是吾聖人之教也。禮樂刑政。是吾聖人之制也。君子小人之別。是吾聖人所設也。事天奉祖之義。是吾聖人所創也。華夷內外之分。吾聖人既定之。日本之爲東夷。誰敢議之。禮義廉恥。日本所無也。微聖人。則吾其爲野蠻矣。大氏儒者所言。不期而同。於是乎天下民心之向於彼者。譬如水之就下。大勢滔滔。不可復

回焉。是其書。非不言日用常行之理。而儒者所講。非虞夏商周。則唐宋元明。如神州祖宗之典。措而弗問焉。學問徒爲海外之笑。豈非宇內怪事。人間奇辱歟。而舉世茫然。不知悔悟。是之謂理不可制。勢也。何謂勢不可存理。曰。鳳凰鳴朝陽。冬嶺秀孤松。聰明特達之士。何世無之。但世之昏迷。既已如此。則其人疾呼大聲。欲以警醒之。或筆之乎書。或發之乎言。以爲周公仲尼之教人。決不如是。引以春秋。徵以論語。以喻我神皇之道。而聞者不省。喪如充耳。譬諸掬水投猛火。火勢焰焰。不啻不可救。反或激動

之。遂使忠君愛國之人。不容於世。至於目以爲異端。邪說豈非所謂魚目爲玉。正宗爲鈍者歟。是之謂勢。不可存理也。隣家有父。其人甚聖。欣欣含笑。來入室。教以孝弟之道。其子不察。以爲隣父賢於吾父。而親愛之。其子終爲不孝之子。是其隣父非不聖也。然來代我父。以奪教育之權。則其勢卒至此。不亦宜乎。彼孔丘尼父者。隣家之父也。一旦突然入我州。以橫奪我神聖教育之權。民之仰之如日月。親之如父母。至於不復念皇祖天神之大德矣。是其害與隣父來聒人子之耳者。奚異乎。今世

之學西洋者。曰拿破崙。曰彼得。曰歷山王。曰耶蘇。曰馬哈麥。猶之隣父也耳。其艷稱欽慕者。與曩時儒流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者同勢。而其背內向外之意。如合符節也。夫苟知背內向外之爲弊。則志於道者。亦可以知所戒矣。何遑擇隣父之賢與否乎。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其臨戰也。抽矢叩輪。背君向師。其言曰。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嗚呼。今之爲洋學者。盡庾公之斯也。曩時之爲漢學者。何獨不然而使神州闔國之民。翕然向海外。以爲庾公之斯者。非孔丘爲之俑。而誰乎。藥之有竒効者。

語者隣父之教誨也。抑俚諺有云：孩兒之魂，百歲猶存。嗚呼！漢籍之入神州尚矣，其染人心，非一朝一夕之故，則認隣父之教誨，以為家傳也，亦宜。雖然，

家有成法，世世傳之，則隣父之言，或有往往與家法齟齬者焉。則寧如捐隣父而從家法之為得計乎？夫

我帝系之出於天神，則天人合一焉，固不與唐虞三代配祖于天者同也。而三噐之尊，亦

不可與所謂九鼎者同日而語也。伊弉諾

伊弉册尊之生成萬物，大名持少彥名命之經營國土，天照大神之立鴻基，素盞鳴尊之創航

海。神武之東伐，景行之西征，倭武之平

四裔，神后之服三韓，盛德大業，民到于今，受其賜

而儒者徒以禹稷之治水土，武王周公之驅蛇龍，猛

獸者為功，豈非忘家法之甚者乎？且夫孔丘之博學

智辯，世未見其比，然比之於神皇之遺範，後世

者，則所謂渺滄海之一粟耳。由是言之，孔丘未免為

鄉人。而神皇未嘗不聖人也。但彼有名目，而我

無名稱，猶孝弟忠信，智仁勇義之目，來於彼，而其實

有於我也。予嘗讀論語，竊疑世人之過信聖人也。夫

宰予言偃仲由冉求之徒，非所謂七十子之巨擘乎。

之典。明於世。則知有所謂論語者。或取而讀之。亦何不可。吾固不疾夫孔丘也。

讀論語下

應神帝十六年。百濟貢論語。帝使菟道皇子師

王仁。世稱神州儒術之開。由應神帝信而

用之也。予意不然。蓋應神帝未必有意弘之於

天下。特令菟道皇子試之耳。何以謂之。夫異方之言。

殊域之法。一旦入國。不問利害得失如何。網羅而

蒐取之。智者所不為也。曾謂帝之明而為之乎。

且果使帝深信之乎。其學何為止於菟道皇子

也。仁德帝儉素撫民。或以為其出於儒術。是想

像之說也已。帝讀論語。史無明文。其與宮室之

事偶與論語符者。不得不謂之奇中也。其與菟道皇子兄弟相讓者。亦偶類乎伯夷泰伯之事。豈可謂之讀書之功乎。如以其相類者。為出於論語。則如

神武帝之禋祀

皇天

成務帝之界國分縣

是其事為出於何學也。如使論語來貢。當

神武

成務。二帝之世。則亦謂之學聖人乎。何其信彼

疑已之甚也。且謂使讀論語者。其効之速。悉如

仁德帝與菟道皇子。則信玄之不孝。豈獨有不感化

之理乎。亦足以證其出乎天資也。予觀古語拾遺

履中帝時。三韓貢獻。奕世無絕。齋藏之傍。更建內

藏。分收官物。仍令阿智使主。與百濟博士王仁。記其出納。夫王仁之來。在

應神帝世。則蓋此時。齡既

百數十年矣。果使

應神帝信論語。如世人所言。

則王仁之於

仁德

履中。是國家元老

帝者之師也。今觀其所職。則僅僅乎賤有司耳。亦不

足以見 朝廷遇王仁之輕重乎。且使

帝喜儒

術乎。何不興庠序學校。以導天下也。

履中帝四

年。始置國史於諸國。以記言事。然觀其使王仁與阿

智使主。記官物出納。則此時。漢學未開。 朝廷乏識

字之人。可知焉。蓋

應神帝後

朝廷文物制度

未嘗異前朝。而論語之貢。適當

帝時。世以此遂

歸儒術於

帝。而不知

天智帝實為唐風摸

擬之祖也。浮屠之入也。當

欽明帝世。而帝

投之水火。其法之盛也。在

孝謙 聖武之世。

近世洋學之來也。在

孝明帝世。而其學之行也。

在明治今日。然則

應神帝之於漢學。猶

欽

明帝之於浮屠。

孝明帝之於洋學。以其納之。謂

之篤學力行之君。不亦誣乎。長江大川。流沫千里。清

濁之判。出於淵源。是理之易見者也。

朝廷尚武賤

儒。自古為然。是以菅江諸家。決不得齒於羽林之上。

是其法。安知不淵源於

應神帝。遇王仁之遺意

乎。足利氏之末。儒皆剃髮。德川氏之制。使林氏執學

柄。然不任以國政。諸藩之遇儒者。亦概廁之於鑿卜

方伎之流。豈不

神州大幸乎。不然。林道春。以泰

伯之後議

皇統。伊藤維楨。以廢

帝室為言。

物茂卿。以日本夷人自居。其卓卓者。猶且如是。其

他則又何說。萬一使是輩在樞要之地。得以悉行詩

書所言。則其害所底止。恐不在今日。洋學之下也。高

麗王之上表。其言曰。高麗王教

日本國。蓋是時。彼

亦既讀論語。殆有夷視

神州之意。觀菟道皇子。

怒其無禮破之。則皇子聰明。頗達國體。非復厩戶皇子顛倒。內外之比也。則應神帝之託論語。於皇子。可謂得人矣。嗚呼。使皇子議學政。則如論語。其用其舍。未可知也。抑其布之於天下。亦將或有所裁度損益。以用之也。不必株守異域之成法。以遺害乎後世矣。不幸皇子登世。應神帝之意。不得達乎天下也。惜夫。

固本策附錄終

明治廿二年三月廿五日印刷
 全 年全月廿八日出版

定價金六十錢

著者兼發行者

東京府下麴町區富見町六丁目九番地
 寄留大分縣士族
 日本橋區本石町三丁目七番地
 寄留兵庫縣士族

渡邊重石丸

印刷者

魚住長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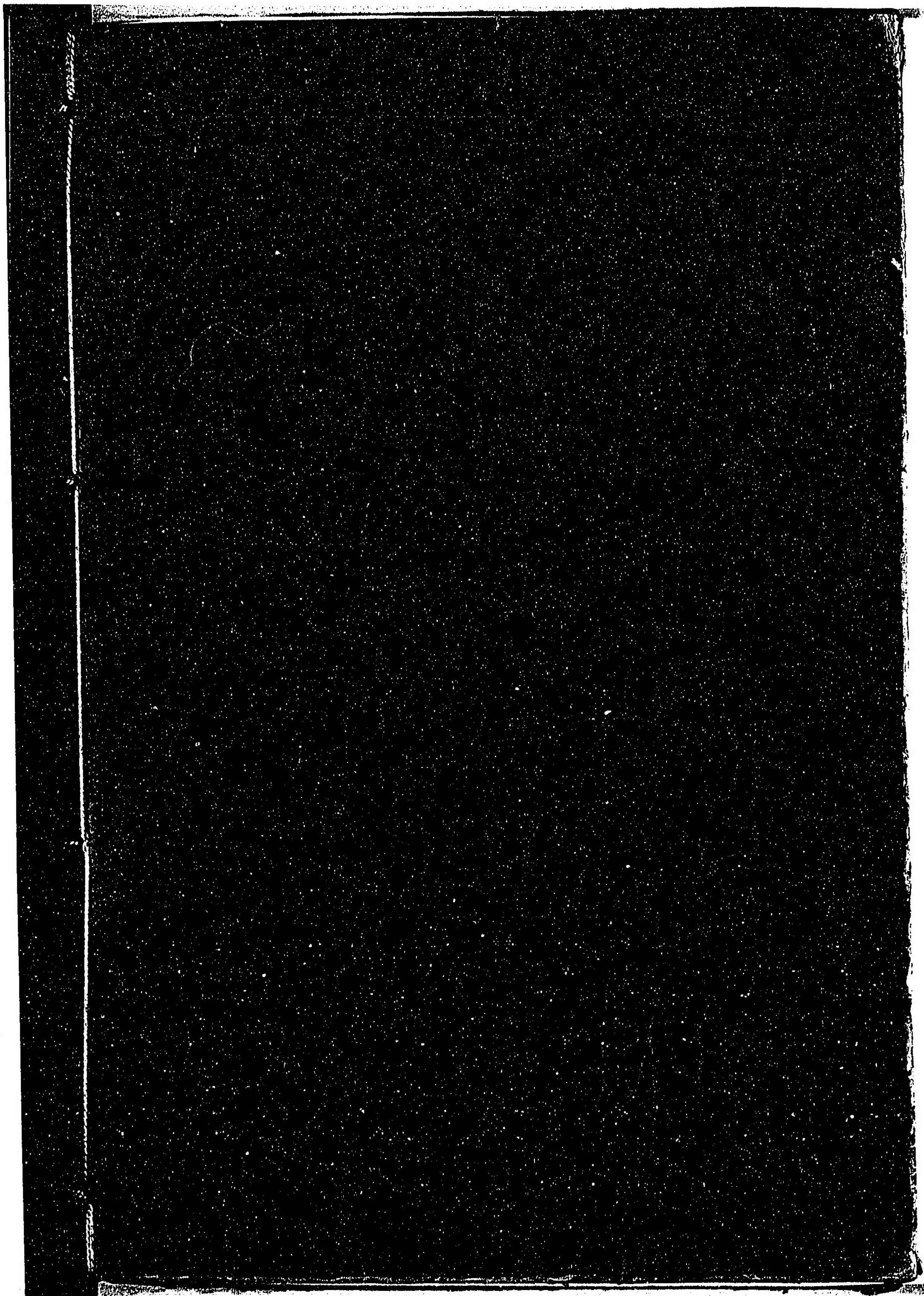
發行所

全 全 全
 麴町區富見町六丁目九番地
 道生館
 日本橋區本石町三丁目九番地
 大八洲學會
 本郷區本郷四丁目五十三番地
 會通雜誌社

版權所有

16
1
84

九
道
生
食



014046-000-7

16-64

固本策

渡辺 重石丸/著

M22

ABB-0301

